

海南民谣中的诗与远方

■ 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民谣中的海口市井风情画

什么是民谣？有人说，民谣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在海南大学音乐教师赵晓辰博士看来，“民谣之所以称为‘谣’，而不是‘歌’，就在于民谣更为接地气，更能表达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诉求。”

海南音乐人金安仔的说法，更是一针见血，“北方民谣有三宝：理想、远方与姑娘。”7月22日，接受海南日报采访时，提及民谣文化，他坦言自己喜欢分析事情，然后归类，贴上标签，“南方生活比较安逸，南方民谣中就少不了生活、市井与姑娘”。

也许，民谣就是人们用音乐记录自己的生活，述说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海南民谣音乐的创作者多数都是“玩票”性质，少有学院派音乐人。

比如金安仔。金安仔真名徐开飞，是位土生土长的海南人，虽是摄影师，

却喜欢唱歌写歌，像是个吟游诗人。大多数人追捧韩流欧美风时，2008年起，他开始和蔡科文等几个朋友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词，将琼剧元素融入民谣音乐，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个“自己”，就是他脚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东西，他习惯的语言。

“海甸三路温州城/十七八的妹子/海甸四路的医院/海甸二路老爸茶/海甸五路的同姨妈/不见做工只得闲/海甸六路么伯姪想种菜……”

在这首《哆咪哆咪》中，金安仔用近乎无厘头的勾勒，诙谐地用海南话叙述着海口市井生活，我们听到的是生动而鲜活的生活画面，作者对生活的深切热爱扑面而来，带给人淡淡的感动。诚如金安仔的朋友、作家林森所言，歌里所唱，每一副画面，或多或少，都是每一个海口人所经历的，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海口的风情画。

给我一个定安娘子 给我一段风中传奇

“依看月/见郎行过/溪水照明月/依家低头不见郎讲话/郎喂郎呀郎/做乜呀不应人/难道郎一心上京邦”——《哆咪哆咪》中，这一段是用演化后的琼剧唱出来的，那种情意绵绵的呼唤，随着“郎啊郎啊”的歌唱，骨头都酥软了。

海口很多路公交车都曾播放过《哆咪哆咪》，不少人为那“郎喂郎”的温婉多情倾倒，甚至还有人将手机铃声设为“郎啊郎喂郎”。金安仔和蔡科文，也由此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在现代音乐中加入琼剧元素。

如果说，2008年的《哆咪哆咪》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那到了2009年，《定安娘子》对琼剧的运用，则有了新鲜的味道，成为我们可以脱口而出的唱段。在创作者看来，琼剧并不是老年人的自娱自乐，当我们拂拭去蒙在它身上的灰尘，那种经过岁月洗礼的艳丽，便会在第一时间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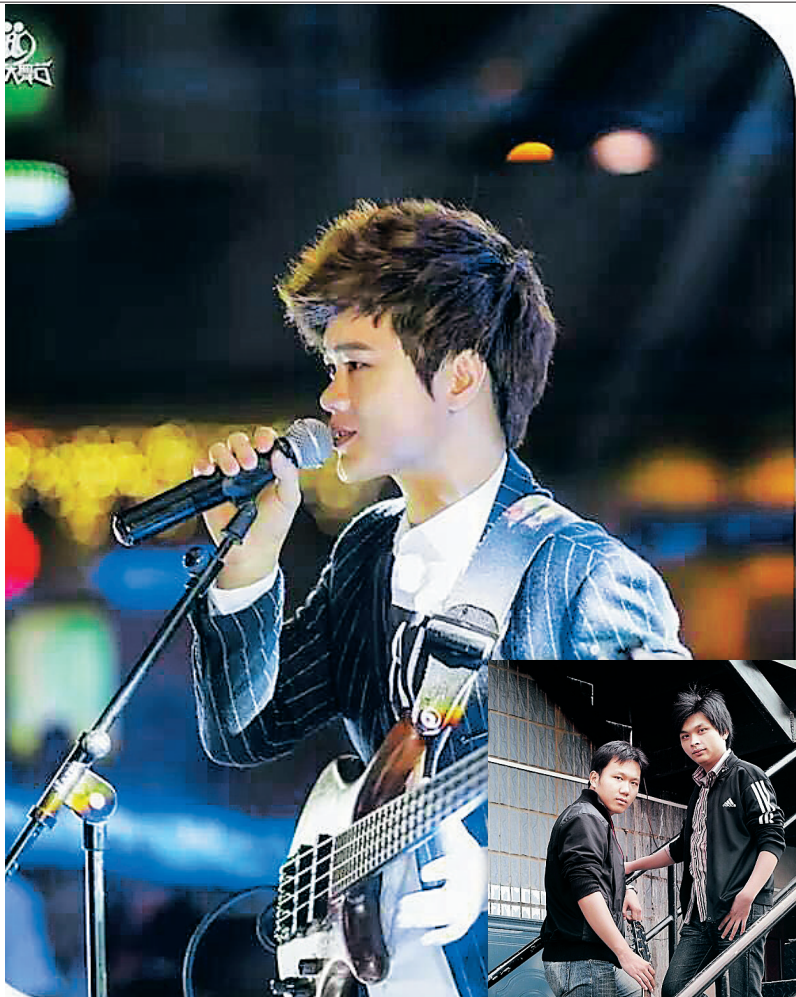
“海南现在这个时期的民谣文

化类似七十年代的台湾。”金安仔介绍道，四十年前的台湾，在东洋音乐和西洋音乐的夹缝中，一群要唱自己歌的年轻人，创造了短暂却无比辉煌的民歌时代，为后世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这也许是台湾民歌运动留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有音乐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将本土文化中的精华融入百姓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之中。”赵晓辰介绍道。

《哆咪哆咪》写海口，《定安娘子》写定安。“要是写儋州的那首，融进了儋州调声；要是写五指山的那首，融进了黎歌；要是写三亚的那首，述说了个海南人自己的天涯故事，或许能成为海南音乐风中传扬的奇迹。”林森对此颇有感触。

在他看来，当琼剧中蕴藏着的华丽在流袖飞舞中放射出光芒，海南的年轻人便会感到，我们的传统中，有着无数值得我们去挖掘的文化，那都是先人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



符禹迅在演唱

金安仔(右)与蔡科文

什么是民谣？有人说，民谣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民谣之所以称为“谣”，而不是“歌”，就在于民谣更为接地气，更能表达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诉求。

海南民谣文化正在坚韧地生长

采访中，无论是学院派的大学音乐教师，抑或独立音乐人，他们虽都不约而同地认可海南音乐文化尚不发达的既成事实，却也对海南音乐文化的发展抱以良好的期待。

“十多年前，冯磊等几位本土歌手开始尝试用海南方言、通俗民谣形式创作，代表作《三姐》一经出炉便得到较快的传播，海南本地人十分喜欢。”海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王艳梅回顾道。

在她看来，虽然目前海南民谣的创作量和整体的艺术性以及后期制作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可是，一些具有海南特色的民谣，如《定安娘子》等，将流行音乐与海南本土文化相结合，不仅受到本地群众的喜爱，且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海南华侨人群中广为流传。

民谣之所以动人，便在于它质朴中流露着诗意，诗意中流淌着深情，深情中埋藏着感动，而这份感动便来源于你我的平凡生活。“而这种海南方言原创歌曲形式经十几年的探索发展，渐渐被大家认知划

定为‘海南民谣’。”王艳梅说。

这也是海南歌手符禹迅的原创民谣《枯藤老树昏鸦》的动人之处，他的歌中充满了物是人非的惆怅，如果你认可那句“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想必定能理解符禹迅以元曲作为文眼的良苦用心。

虽说符禹迅取得不俗的成绩，采访中，海南日报记者发现许多主流音乐专家并不了解符禹迅以及他的民谣，这也以点带面的说明了海南民谣的现状——海南民谣创作者多是草根阶层，多数人处于“歌红人不红”的状态，即便创作出传唱度不低的音乐，但依然很难被主流音乐专家所认可。

“即便是流行音乐文化，最能经得起考验的，依然会是经典音乐。”一位不具名的音乐家说，音乐创作虽需要天赋与灵感，但更需要长期的钻研与研究，才能写出真正优秀的音乐作品。

也许，对于这些民间走出的民谣歌手而言，如何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整体音乐素养，也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

网络文学：春风吹向现实题材

文化观察

■ 杨雅莲 张钊伟 何丽娜

2016年上半年，要说非常火的网络文学，莫过于《欢乐颂》和《翻译官》。近日，在《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图书销量顺势猛增。虽然在此之前《欢乐颂》也颇负盛名，但仅局限在小圈子内，与当下相比，量级不可同日而语。《欢乐颂》新版出版以来，销量突破10万套。与前几年玄幻、历史等题材比较流行相比，至少在今年上半年，网络文学中现实题材异军突起，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受到影视界的追捧，并不断创造奇迹，已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网络作家更有胆量尝试

随着电视剧热播，同名小说《翻译官》也随之畅销。小说女主人公乔菲梦想成为一名翻译官，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努力地学习与工作，即使饱受磨难与非议，也从未放弃，最终成为了一名高级翻译。作者缪娟说，自己从小便喜欢编故事，但从来没有完整地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后来想这辈子总得为自己的爱好做些什么，便有了写《翻译官》的冲动。每次把更新后的文字放在网上，都会有人过来点击，表示喜欢或者提点意见，再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找到她，作品得以出版。这部作品不仅广为人知，影响了无数读者的专业选择，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这是当时的她完全没有想到的。

近些年来，网络文学广受欢迎，文学评论家马季如此分析：“网络作家大部分为草根，他们完全扎根在生活中，他们的作品可能不具有太多文学技巧，但是与生活很贴近，这是优势所在。网络作家里面，没有多少是中文系毕业的，他们写作时不容易被文学



中的各种主义、意识流等形式束缚住，有胆量进行尝试。在写作中，他们不断地磨练自己，可能失败但是也在不断进步。”

直面现实赢得共鸣

与前几年玄幻、历史等题材比较流行相比，至少在今年上半年，网络文学中现实题材异军突起。

以《欢乐颂》为例，五位性格不同、职业各异的女孩，分别代表了现代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存状态，她很关注现实。传统作家中写农村题材的很多，但是写城市题材，尤其是结合整个现代社会进程来写的却很少。即便写现代都市故事，其内核仍是披着城市外

衣的乡土小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期望更多的网络文学能开辟一个方向，把今天中国人最新的都市生活、困惑揭示出来。“虽然《欢乐颂》有一些不足，但是网络文学应该不断直面现实。优秀的网络文学首先需要反映时代精神，这是文学的普遍规律。其次它要有饱满的时代信息，需要反映这个时代下人们观念的变化。作为类型小说，它应该集众家之长，比如说在形式上有所讲究，在创作技巧上应该达到高峰。”

与《欢乐颂》不同，《翻译官》属于言情小说。虽然绝大多数言情小说较之现实题材更加理想化，也更加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现实基础甚至脱离现实生活。缪娟谈到，小说取材于同学真实的故事，他的父母是聋哑人，但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他成为了一名了不起的翻译，非常励志。同时，缪娟本人也是一名专

业的法语翻译，这些真实经历都为她的写作提供了灵感源泉。

网络文学春风吹到国外

中国的网络文学热潮，不只在国内酝酿发酵，更是将春风吹到国外。不仅东南亚的泰国、越南，被中国网络文学的大潮席卷，在欧美国家，甚至出现众多自发成立的翻译小组，专攻中国网络文学翻译。类似《甄嬛传》这样的热门IP改编剧，也大量出口国外。网络文学在海外传播方面，潜力不可限量。

“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对于大众文学的要求会水涨船高。网络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大众文学，大众文学并不意味着落后于精英文学。日本的东野圭吾、村上春树的写作也属于大众文学。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对人性的拷问，文字内涵还是文字技巧，都足够成熟、优秀，从而受到读者的认同、喜爱，并与传统精英文学比肩，甚至超越精英文学。”马季说。

对于未来网络文学的发展，邵燕君认为：“从积极的方向考虑，有可能会更加精品化，毕竟网络文学积累了如此长的时间，同时，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小说类型，使网络文学的类型和生态丰富多样。”马季则认为，未来，网络文学中可能会涌现出非常优秀的人物。“或许他们会转移阵地，作品已经不在网络上连载，但不可否认他们是从网络中涌现出来的。他们携带的基因，就是网络所传播的大众文学的基因。到那时，大家就会明白，原来网络文学是在为整个文学市场储备作家，提供一个训练场。”

文化时讯

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颁奖 我省诗人江非获奖

本报讯（记者蔡葩）记者从海南省作协获悉，我省诗人江非近日获“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今年7月4日，恰逢茅盾诞辰120周年。此奖项于今年首次设立，奖励对象为年龄45周岁以下（含45周岁），近年来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成绩优异的青年作家、评论家。每两年一届，每届名额10名。

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共有付秀莹、马娜、马金莲、李娟、弋舟、颜歌、王凯、江非、何英、路内10位青年作者获奖。他们的创作不仅涵盖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和报告文学等体裁，并且各具写作特色，具有较强的文学代表性，体现了文学新人的较高水准。获奖者之一江非为我省著名诗人、评论家，祖籍山东，现居海南，本名王学涛，2002年参加过《诗刊》第十八届青春诗会。著有诗集《独角戏》、《纪念册》、《一只蚂蚁上路了》等作品出版。

黎歌飘向海那头

保亨“赛杞组合”演唱曲目获“山花奖”初评资格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陈卓斌）7月19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传来喜讯：由该协会选送的“赛杞组合”演唱曲目《我意中的情人》《恋歌》，日前通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评选，获得了“山花奖”初评资格。这是继该县千龙村“苗族招龙舞”入围“山花奖”年度评比后，又一人入围“山花奖”的剧目。

“赛杞组合”由蓝金戈、陈锋等四位保亭优秀民间歌手组成。其中，蓝金戈曾经是青歌赛总决赛选手，也是2008年星光大道总决赛选手，实力不凡。此次在评选中脱颖而出《我意中的情人》，就是由蓝金戈作词、作曲的情歌作品。陈锋是一位农民歌手，曾多次参加省内的民歌赛，表现优异。组合中的另外两名女歌手则是酷爱唱歌的下岗女工。

他们将代表海南参加8月4日至7日在陕西合阳举行的中国民间情歌会暨全国“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情歌表演作品初评比赛。

90后诗人小岛 举行分享签售会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郑舒凡）7月23日下午，海南90后诗人小岛在海口知和行书局举行其处女诗集——《鱼在海的眼睛里停留》分享签售会。

活动中，多位嘉宾就何为诗歌、何为诗意生活、如何在生活中寻找诗意等问题和小岛进行了精彩的谈论，令现场读者感受生活中的浓浓诗意。小岛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诗意的策源地和栖息地，正是因为热爱生活，融入生活，自己才能够在别人眼中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提炼出一行行诗句，变成了眼前的这本《鱼在海的眼睛里停留》。

小岛本名胡其得，是出生于海南陵水的黎族小伙，《鱼在海的眼睛里停留》是他本人的处女诗集。活动现场，小岛通过视频再现近年的生活经历和轨迹：他曾担任过奥运火炬手，做过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后赴英国留学。2016年2月，小岛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商定，以众筹的形式募集出版经费。经过努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该诗集众筹出版成功。

四位青年作家 出书坚持虚构文学

7月17日，“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新古典写作”文学论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近年来受到文坛关注的四位青年作家孙一圣、双雪涛、于爽、赵志明集体推出小说集。评论家李敬泽表示，这是一个不适合写小说的时代，四位年轻人却用自己的坚持证明着虚构文学的力量。

以“新古典”名义推出这批新人新作，包括孙一圣的《你家有龙多少回》、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于爽的《火不是我点的》和赵志明的《无影人》，这四部小说集大都是他们近几年的新作，能直接反映各自的创作面貌。（钟新）

扫码关注
文化周刊